



## On Pak Kyu-su's Twice Diplomatic Travels to Beijing and the Evolution of His Ideas

Sun Weiguo

**Abstract:** Pak Gyu-su, grandson of Pak Chi-won who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Learning to the North" School, had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eginner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s in Choson Korea in the 1860s. He changed his former thoughts, and opened his mind by his twice diplomatic travels to Beijing in 1861 and 1872, and then influenced strongly the modern thoughts of Choson. He made a group of friends with the Qing officials, such as Dong Wenhuan and Shen Bingcheng, and attended the worship rites to Gu Yanwu in the Temple of Gu Yanwu organized by the Qing scholars two times since Gu Yanwu's thought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and principles of his new enlightenment ideas. Pak Gyu-su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private followers of Gu Yanwu. He was unhappy to find the broken paint titled Nine Lotus Buddha Statue for Emperor Ming Shenzong's mother Dowager Li when he visited Cishou Temple. He raised 50 taels of silver to ask his Qing friends Dong Wenhuan to reframe the paint, for Pak Gyu-su had the gratitude feelings to Ming dynasty just like other Choson scholars no matter what kinds of thoughts they advocated, that is why he donated money and asked his Qing friends to reframe the paint which was the portrait of Emperor Ming Shengzong's mother. Pak Gyu-su and his Qing friends used the word "confidant" in their correspondences as the appellation for each other which showed their closed relationships.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or Pak Gyu-su's paying so much attention to making friends with the Qing officials and scholars. First, he would like to follow his grandfather's trace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Qing officials; second, it was one of his diplomatic tasks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Qing officials to get more and more information. Therefore, there were many official minds among their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Qing scholars after the 1860s. Pak Gyu-suas, chief official of Pyongan, handled personally several events of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1866 which inspired him strongly to learn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So he tried his best to observe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underst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which became a direct basis for his promotion of "civilized and opening" thoughts. He actively trained his disciples after returning to Choson and emphasized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nd Japan, thus becoming an important advocate and trainer for "civilized" thoughts in modern Korea. Therefore, it was his twice diplomatic travels to Beijing that made Park Gyu-su's change his ideas, which led to the modern Korean ideology's shift from the "learning to the North China" to "learning to the civilized Western countries".

**Keywords:** Pak Gyu-su; Dong Wenhuan; the Temple of Gu Yanwu; *Nine Lotus Buddha Statue*; the enlightenment thoughts; the communications among the Sino-Korean scholars.

**Author:** Sun Weiguo earned his bachelor degree in history in Wuhan University in 1988, his MA and PhD in history in Nankai University in 1991 and 1998, another PhD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2001. He was visiting professor or researcher in Korean University,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Taiwan University from 2001 to 2014. Now, he is professor of history in Nankai University, vice Director of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Korean Studies. His main researches are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istory of Sino-Korean relation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His main works include *Banner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Chinese Ideology in Korea: On Korean Respect of the Zhou Dynasty and Keeping in Mind the Ming Dynasty (1637-1800)*; *On Wang Shizhen's Historiography*; *Chinese Historiography's Influence on Ko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Sino-Korean Academic Learning and Overseas Sinology*. Translated works include *Ming and Qing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Frederic Evans Wakeman), *Mirroring the Past: 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 (by On-Cho Ng; Q. Edward Wang).

## 從“北學”到“開化”

### ——朴珪壽兩次燕行對朝鮮近代思想轉向之影響

孫衛國



[摘要]朴珪壽是朝鮮王朝思想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作為朝鮮“北學派”代表人物朴趾源的孫子，他原本是“北學”思想堅定的擁護者。1861年和1872年兩次出使中國的“燕行”，對他思想的改變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因之使朝鮮王朝近代思想發生了轉變。第一次燕行，朴珪壽在北京結識了董文渙、沈秉成等一批清朝學人，參與清朝學人的顧祠祭拜，不僅使他融入了清朝學人團體之中，更重要的是顧炎武的學術為他倡導開化提供了思想源泉。在遊覽慈壽寺時，發現了殘破的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化身的《九蓮菩薩像》，他內心激起波瀾，回國數年後，籌集到五十兩銀子，委託董文

渙等代為重新裝裱。朝鮮王朝士人不管是什麼思想的主張者，一旦面對逝去的明朝，總有着一份難以割捨的感恩情懷，這是他們的一種基本底色，也是朴珪壽出資託清朝友人重新裝裱《九蓮菩薩像》的思想根源。朴珪壽與清朝友人以“知己”相稱，彼此相互瞭解，往來密切，這種交往既有着個人積極主動的一面，同時某種意義上亦是使行任務的重要一環。因此，進入咸同年間的中朝士人間的往來，儘管仍延續着“北學派”先驅洪大容以來交往的傳統，但同時有着王朝與官方的意志。1866年，作為平安道觀察使的朴珪壽，親自處理幾起“洋擾”事件，激發他對西洋強烈的瞭解願望。第二次燕行，在完成使行任務之餘，他想方設法加深對清朝洋務運動和西洋的瞭解，從而為他提倡開化思想提供了直接依據。回國後，他積極培養弟子們，強調向西方和日本學習，從而成為朝鮮近代“開化”思想的重要倡導者和培植者。正是這兩次燕行，使得朴珪壽的思想發生了改變，從而帶動了朝鮮近代思想由“北學”到“開化”的轉向。

[關鍵詞]朴珪壽 董文渙 顧祠 《九蓮菩薩像》 開化思想 中朝學人往來

[作者簡介]孫衛國，1988年在武漢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學位，1991年、1998年在南開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2001年在香港科技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2001—2014年，先後在高麗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台灣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研究員；現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朝鮮史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明清中朝關係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王世貞史學研究》、《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兼論兩國學術及海外漢學》，譯著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明清史研究》（[美]魏斐德主編）、《世鑒：中國傳統史學》（[美]伍安祖、王晴佳）。



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朝鮮王朝思想界漸生變化，原本在朝鮮士人中流行近百年的“北學”思想<sup>①</sup>，逐漸轉化為以“開化”意識為主導的思潮。作為朝鮮“北學派”代表人物朴趾源（박지원，1737—1805）的孫子朴珪壽（박규수，1807—1877），被視為朝鮮由“北學”轉向“開化”思想的關鍵性人物。他兩次出使中國的“燕行”，對他的思想演變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也由此改變了朝鮮近代思想的方向。無論是朴珪壽的使行，還是他的思想，均引起了中韓學術界的關注，也發表了許多論著。<sup>②</sup>然而，對於這兩次燕行究竟帶給朴珪壽怎樣的影響，又是如何影響了朝鮮近代思想的轉向，研究者多語焉不詳。故此，筆者試就此問題展開論述，以就教於海內外方家。

## 一 朴珪壽兩次燕行及其與清人之交遊

朴珪壽，字桓卿，号桓齋；1830年後改字蠟脚，號蠟齋。1848年（憲宗十四年），科舉及第，歷任兵曹佐郎、弘文館修撰、同副承旨、谷山府使等官職，仕途相當順利。曾於清咸豐十一年（哲宗十二年，1861）作為陳奏副使、同治十一年（高宗九年，1872）作為謝恩正使，兩度出使中國。由於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急劇變動之中——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艱難地前行，而朝鮮也正面臨着西方列強的侵擾，因而對他的思想產生了很大觸動與啓示。<sup>③</sup>

1860年9月，英法聯軍進攻北京，咸豐皇帝（奕訢，1831—1861）逃往承德避暑山莊。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的消息引起朝鮮朝野震動，為了向皇帝問安，並進一步探聽消息，哲宗任命趙徽林為問安正使、朴珪壽為問安副使、申敏求為書狀官，前往中國，“於是朝廷簡遣行人，奉慰皇帝於熱河，承宣朴公膺是選焉”<sup>④</sup>。當時，太平天國起義尚未平息，英法聯軍又攻入北京，朝鮮人都以為此次燕京之行乃危途，大多規避，不願前往，“清皇帝避亂熱河，朝廷將派使慰問，而人皆圖免”<sup>⑤</sup>。但朴珪壽並不畏懼，“半世方冊裏，夢想帝王州”<sup>⑥</sup>，中國之行乃是他多年夢想。後來，朴珪壽在給清朝友人董文煥（1833—1877）的信中提及這次使行曰：“記咸豐辛酉，弟之赴熱河，人皆以為涉險冒危，甚畏之。弟之被選，以是故也。大笑勇往，何思何慮！”<sup>⑦</sup>他由此得以結識一大批清朝文人，成為中朝交流史上一段佳話。

次年正月，朴珪壽踏上了前往中國之征程，途中遇到了回國的朝鮮冬至使申錫愚、徐衡淳、趙雲周一行。申錫愚等與清人董文煥等交往密切，遂將信託趙徽林等轉交給董文煥等。三月下旬抵達北京後，趙徽林、朴珪壽等將信轉交，也打開了他們交往的大門。自洪大容（홍대용，1731—1783）與嚴誠（1732—1767）等交往以來，就開創了中朝文人間書信往來的交往模式。每當燕行使前往北京之際，以前的朝鮮燕行使臣皆會託現任使行人員給中國朋友帶去信函、書籍及禮物，

① 1637年，朝鮮雖被迫成為清朝藩國，但在文化心態上卻是將清朝視作夷狄的。乾隆中期以後，隨着洪大容的來華，積極主動與清人交往，方開啓與清朝學人交往之風。隨後朝鮮思想界以朴齊家、朴趾源等為主，倡導向清朝學習“利用厚生”之學，是為“北學”思想〔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張敏：《韓國思想史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② 韓國學術界研究朴珪壽的論著主要有李完宰《朴珪壽研究》（漢城：集文堂，1999）、金明吳：《蠟齋朴珪壽研究》（창비：경기도교육연구원，2008），學位論文有千金梅《18—19世紀朝清文人交流尺牘研究》（延世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洪碩杓《初期開化派의 政治意識 研究》（朝鮮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7）、孫炯富《朴珪壽의 開化思想研究》（漢城：一潮閣，1997）、尹素英《轉換期的朝鮮對外的認識と對外政策》（お茶の水女子大學博士論文，1995）、周明淑《朴珪壽의 開國論研究》（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5）。中國學術界論及朴珪壽主要有王元周的兩篇文章：《朝鮮開港前中朝宗藩體制的變化：以〈燕行錄〉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學學報》1（2011）〕、《朴珪壽的燕行經歷與開化思想的起源》（《韓國研究》10（2010））。王元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近代中韓關係的思想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第五章“從人臣無外交到人臣做外交：以朴珪壽為中心”，內容與兩篇文章基本相同。

③ Martina Deuchler, *Confucian Gentlemen and Barbarian Envoys: The Opening of Korea, 1875-1885*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④ [朝鮮王朝]金允植：“奉送蠟齋朴先生（珪壽）赴熱河序”，《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雲養齋集》（漢城：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第328冊，第559頁。

⑤ [朝鮮王朝]朴珪壽：“節錄蠟齋先生行狀草”，《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314頁。

⑥ 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355頁。

⑦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董研秋文煥”，《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95頁。



促使現任使行人員與中國學人相識、相交，從而將中朝學人間的交往一代代傳遞下來。<sup>①</sup>

董文煥，初名文煥，字硯樵，又字堯章，號研秋，山西洪洞人。咸豐二年（1852）舉人，丙辰（1856）進士，後改庶吉士，授檢討。朴珪壽來京之時，董文煥正在翰林院為官，當時清朝官員與朝鮮使行人員交往已成風氣，他也非常樂意與朝鮮使行人員往來。自咸豐辛酉（1861）至同治末，董文煥與朝鮮使錫愚、徐衡淳、趙雲周、宋源奎、申徹求、趙徽林、朴珪壽等數十人有過交往，而他身邊的朋友們也一樣友好地與朝鮮使行人員往來。朴珪壽這趟使行前後五個多月，最終並未去承德，因咸豐帝諭使臣不要前往熱河，禮部照例接待，賜予禮物。朴珪壽等人遂滯留北京，積極參與清朝士人的詩文雅會，打探消息，收集情報。

同治二年（1863），朝鮮國王哲宗病逝，無嗣，由王族支系李昰應（이하응，1820—1898）的次子、十二歲的李熙（조선고종，1852—1919）繼任，是為高宗。高宗年幼，由其父攝政，被稱為大院君。針對國內外形勢，大院君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對外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對內則打擊權貴、鎮壓天主教勢力，還下令將朝鮮儒林尊奉明朝皇帝的聖地萬東廟撤享，引起全國儒林對抗。朴珪壽作為朝中重臣，也上疏反對停享萬東廟，受到貶斥。本來他已升為正二品的藝文館提學，高宗三年（1866）二月卻被降為從二品職位，任命為平安道觀察使，由京官貶為地方官。但這次地方任職，給了朴珪壽直接參與處理洋船事件的機會，也為他提出開化思想提供了契機。<sup>②</sup>

高宗三年注定是個不平靜之年。其一，在四五月間，朝鮮處死了法國主教二人、傳教士九人以及一批朝鮮基督教信徒，引起法國向清朝抗議，但清朝不管，於是法國醞釀討伐。其二，八月初，由中國芝罘（煙臺）出發前往朝鮮的美國商船沙曼號（General Sherman），在船長及傳教士崔蘭軒（R. J. Thomas, 1839—1866）的指揮下，沿大同江湖流而上，到達平壤府。平安道中軍李玄益警告不得前行，想上船查看，卻被綁架為人質，強行前進，於是雙方發生炮戰。平安道觀察使正是朴珪壽，他親往江邊督戰。因水道淺，沙曼號在大同江擱淺，被朝鮮火炮擊沉。這就是朝鮮近代史上著名的“沙曼號事件”（又稱舍門將軍號事件）。<sup>③</sup>其三，十月，法國海軍艦隊從中國芝罘（煙臺）出發，遠征朝鮮，佔領江華島，是為“丙寅洋擾”。<sup>④</sup>“沙曼號事件”未徹底解決，埋下了美國侵略的禍根。1867—1868年，美國兩次派兵艦前往朝鮮沿海，試圖解決這個事件。<sup>⑤</sup>美國等西洋人的威脅，構成了朝鮮王朝的現實危機。如何解決，乃是朝鮮君臣不得不面對的難題。作為親自參與處理此事的朴珪壽，更是時刻關注着事態的發展，尋求解決之道。1866年冬，“洋擾”事件暫熄之後，朴珪壽在給清朝友人王軒函中提及此事曰：

弟現任為域內重藩，才薄力衰，已恐僨事。而憂虞溢目，不知如何勾當也。秋間溟江有洋船之擾，弟於此事，素審之熟矣。萬萬無自我啓釁理，奈彼自取死法，何哉！秋冬之交，別有一種又搶掠江華府，竟又被城將殲其渠魁而走之。然沿海戒嚴，不可少弛。此時方面，豈書生逍遙地耶！細芸行走樞要，想有聞知此等事，故於其書略之，且不欲屢煩筆墨。兄於逢際，為道及此一段如何如何於研秋、仲復，亦望同照此狀，想皆為我憂之耳。<sup>⑥</sup>

函中所說“洋船”事件，就是美國商船與法國軍艦來犯之事。朝鮮王廷將朴珪壽起草的諒文上奏清廷，陳述事情原委，朴珪壽私下給清朝友人書函亦提及此事。這是當時震動朝鮮朝野的大事件，因為有第一次前往北京之見聞，瞭解清朝早已遭受到了西洋的衝擊，故而他給清朝友人書函中論及，並讓王軒將此事轉告給董文煥。

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皇帝大婚，朝鮮高宗以朴珪壽為進賀正使，前往北京。這是朴珪

① [日]藤塚鄰：《清朝文化の東傳——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② [韓]李完幸：《朴珪壽研究》，第四章；[韓]金明昊：《藏齋朴珪壽研究》，第三部。

③ 陳宇思：“略論1866年舍門將軍號事件與中美朝關係”，《中山大學研究生學刊（社會科學版）》4（2010）。

④ 李永春：“試論大院君時期朝鮮的對外政策——以‘丙寅洋擾’、‘辛未洋擾’及朝鮮的對應為中心”，《當代韓國》3（2010）。

⑤ [日]伊原澤周：《近代朝鮮の開港：以中美日三國關係為中心》（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8），第11—26頁。

⑥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王震舉軒”，《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璣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88—489頁。



壽的第二次燕行，受到了同治帝召見。《清同治實錄》載：“同治十一年壬申九月丁酉……御乾清宮。后率慧妃以下行禮。奉安皇太后、禧皇太后，幸漱芳齋，侍午膳。朝鮮國使臣朴珪壽三人於神武門外觀覲。”朴珪壽回國後，向國王高宗彙報時，提及此事曰：

大婚翌日，皇上皇后同詣壽皇殿展拜，因禮部知會，臣與副使詣神武門外祇迎。天未明，皇后先詣時，回避不敢出，皇上御步輦出宮時，就路傍跪迎。皇上問國王平安，臣等叩頭而退矣。<sup>①</sup>

同治帝召見時，親自問朝鮮國王平安，這是很高的禮遇。此次在北京的時間，“九月初六日到館，十一月初八日離館，其間為六十一日矣”<sup>②</sup>。這期間，朴珪壽主動交往了很多清朝官員，瞭解清朝情況及應對西方的策略，回國後皆詳細向國王稟報。

朴珪壽兩次前往北京，結交了很多清朝官員，“所與交皆一時名士”，如沈秉成、馮志沂、黃雲鵠、王軒、董文煥、王拯、薛春黎、程恭壽、萬青藜、孔憲殷、吳大澂“等百餘人，盡東南之美，傾蓋如舊。文酒雅會，殆無虛日。氣味相投，道誼相助”。<sup>③</sup>在朝鮮人看來，他與清人之交遊是他一生中頗為重要的事情，而他自己生前亦頗以此為傲。日本學者夫馬進認為，自從洪大容與嚴誠等人交往之後，中朝兩國學人交往越來越密切，構成了東亞“情”的世界。<sup>④</sup>而這種“情”的世界，在以後一代代中朝學人中得以傳承，並且發揚光大，不斷增添新的內涵。這種朋友間的情誼，不祇是個人、家族、群體的交遊，甚至還有着王朝的意志。因為，在面臨西方和日本威脅之時，中朝兩國彼此合作顯得十分重要。朝鮮燕行使與清朝士人間的交遊，正是這種合作的重要體現。

洪大容與嚴誠的交往，被稱為“天涯知己”。之後，朝鮮使臣常以“知己”稱所結交之清人，如洪良浩（1724—1802）與紀昀（1724—1805），李尚迪（1803—1865）與張曜孫（1808—1863），凡是感情交好之朋友，皆稱“知己”。<sup>⑤</sup>朴珪壽與董文煥等人也多以知己相稱：在給馮志沂信中稱其為“魯川尊兄知己閣下”<sup>⑥</sup>，給程恭壽信函稱“容伯老兄知己閣下”<sup>⑦</sup>，稱王軒“霞舉尊兄知己閣下”和“顧齋仁兄知己”<sup>⑧</sup>，稱黃雲鵠為“黃兄紉芸知己閣下”<sup>⑨</sup>，稱彭祖賢為“芍亭仁兄知己閣下”<sup>⑩</sup>，稱董文煥亦為“研樵尊兄知己閣下”<sup>⑪</sup>，並且在給董文煥信中借用洪大容“天涯知己”之說，言“使天涯知己，得彼我安信”。對此，清人也以“知己”稱朴珪壽。同治七年（1868）二月，黃雲鵠致函朴珪壽，稱“蠟齋知己足下”<sup>⑫</sup>。朴珪壽在給沈秉成的函中，曾深深地表達了結交清朝諸友之感慨。他嚮往的朋友是“有文會友而友輔仁”，但世間卻多“聲譽相推詡，勢利相慕悅”，而與清人結交，乃聲氣相求、言行相顧之友，與利益毫不相干，故而他說，“弟之真正朋友在於中州；而諸君之真正朋友在於海左也”。<sup>⑬</sup>實際上，他們互稱“知己”並非客套，而是真心相認：“萬里傳書，不知幾時得達。然貴在吾輩心性之交，可質神明，必有物相之，不至洪喬。後生輩見之，當知朋友之道如此矣。”<sup>⑭</sup>“天涯地角，心性相照。”<sup>⑮</sup>“竊幸心性之交，同此病根，可謂吾道不孤。”<sup>⑯</sup>所謂“心性之交”，心相通，性相近

①② “高宗九年十二月丙子”，《承政院日記》（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61—1977）。

③ [朝鮮王朝]朴珪壽：“節錄蠟齋先生行狀草”，《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314頁。

④ [日]夫馬進：《朝鮮燕行使與通信使》（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伍躍譯，第183頁。

⑤ 金炳熙：“影響、接受與互補：19世紀中朝文人的文學交往”，《延邊大學學報》2（1994）；[韓]李春姬：《19世紀韓中文學交流：李尚迪會中心으로》（首爾：學文社，2009）；溫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晚清文人交流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⑥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馮魯川志沂”，《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80頁。

⑦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程容伯恭壽”，《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87頁。

⑧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王霞舉軒”，《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88、489頁。

⑨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黃紉芸雲鵠”，《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91頁。

⑩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彭芍亭祖賢”，《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97頁。

⑪⑫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董研樵秋文煥”，《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93、493、495頁。

⑬ [清]黃雲鵠：“實其文齋文鈔”，《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董現樵先生年譜長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第125頁。

⑭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沈仲復秉成·辛酉”，《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80頁。

⑮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沈仲復秉成”，《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蠟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83頁。



也，故而能夠成為知己朋友。

朴珪壽樂於結交清人，既是洪大容以後形成的一個模式，也有學者認為“一是這些人本來就是一個鬆散的團體；二是這些中國人本來已經與朝鮮使行人員有所交往；三是他們在學術和思想上有相似性”<sup>①</sup>。實際上，更為重要的三個原因則是：（1）與其祖父朴趾源的影響有關；（2）通過結交清朝士人，多方打聽情況，是使行的一個重要任務；（3）朝鮮也面臨着洋擾問題，清朝處理與洋人關係的經驗值得借鑒。而後者，是朴珪壽與清人交往一個最為直接的動因。

朴珪壽的祖父朴趾源是“北學”思想的倡導者，受祖父影響，朴珪壽是“北學”思想當然的繼承者與弘揚者。<sup>②</sup>他對《熱河日記》十分熟悉，故而他前往北京，要踏着祖父足跡，結交清朝友人。他甚至在給沈秉成函中提出，要尋找祖父所交遊過的友人的後裔：“又啓先王父日下交遊，如曹地山、尹亨山、初頤園諸公，皆聞望著於海內者。而其中有王舉人名民緯號鶴汀者，最為至交，而未知後來宦業如何，亦未聞有著述傳世，幸可訪問而指教之否？”<sup>③</sup>在朴珪壽看來，北京乃“天下士大夫之淵藪”，入燕不與清人交遊，似乎不可想像：“君子居室出言，應在千里之外。況子遊歷帝王之都，天下士大夫之淵藪，吾未知子之寓目聘懷者何如也，邂逅結識者何如也，將俟其歸而細叩之，姑未可以虛辭相贈。”<sup>④</sup>這說明，進入咸同時期，朝鮮使臣與清人交往，已成為大家習以為常的必定要行之事，而並非某個人的熱衷而已。<sup>⑤</sup>

積極與清人交往，也是朴珪壽使行必不可少的任務。臨行前，高宗召見他們，特別囑咐：“上使還來時，中國物情，與可聞者，詳探以來也。”朴珪壽答曰：“中國仕宦人中，自多相從矣。當詳探以來矣。”<sup>⑥</sup>可見，朴珪壽與清朝人交往是有計劃有目的的，也是國王吩咐的。當他們回國覆命之時，高宗問道：“正使既是再次往還，則中原朝士應多新舊交遊，諸般事情，亦應有探問之道也。”<sup>⑦</sup>朴珪壽遂將一路上所打聽到的有關西洋事務、回部新疆戰事、吉林墾荒事件、皇帝大婚禮儀事項、同治年號的來歷、宮中馴象的表演等等所見所聞，一一向高宗稟報。這就與洪大容等人與中國學人的交往有着本質不同了。洪大容等人完全是自發而主動的交往，沒有任何官方色彩；而到了朴珪壽時代，這種個人交往的背後卻有着朝鮮官方深刻的印記。這種改變，深刻反映了朝鮮君臣思想的變化——由被動地接受改變，變成主動地尋求變化；由士人被動地推動前行，到主動地交往清人，以尋找解決國內問題的方案。

在大院君當政的十年間（1864—1873），儘管朴珪壽是朝中重臣，卻一直得不到重用。閔妃（민자영，1851—1895）掌政後，實行開放政策，遂重用朴珪壽。高宗十年（1873）十二月，以朴珪壽為右議政，並特諭朴珪壽曰，“予之欲以卿大用久矣。今乃斷自予衷，拜卿以三事之職者”——國事艱危、治法政謨、民生困瘁，“此皆卿中外已試之績，而塗人耳目者矣……卿須毋循備例，即為筵朝，暨我元輔，同寅共貞，以弼予一人”，<sup>⑧</sup>情真意切地表達了倚重之情。三年後，朴珪壽卒，教曰：“此大臣器識之明剴、文學之瞻博，寡人之所倚毗，而朝野之所想望也。”<sup>⑨</sup>依然表達曾寄予厚望之心。在朴珪壽晚年最後歲月，因為有高宗的倚重，他得以施展才幹，無奈天不假年，壯志未酬。不過，他培養了一批弟子，並在身邊聚集了一批學人，受他思想的影響，積極謀求開化政策，以應對西方與日本的威脅。

朴珪壽兩次燕行相隔十一年，其間朝鮮數次遭受“洋擾”事件，朴珪壽親自參與處理；通過

① 王元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第154頁。

② [韓]金明吳：《藏齋朴珪壽研究》，第1部，第2—3章。

③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沈仲復秉成”，《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藏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83頁。

④ [朝鮮王朝]朴珪壽：“贈人入燕序·壬辰”，《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藏齋先生集》，第312冊，第510頁。

⑤ [日]藤塚鄭：《清朝文化的東傳——嘉慶、道光學壇和李朝的金阮堂》“總說”，第1章；[日]夫馬進：《朝鮮燕行使與通信使》，第4章。

⑥ “高宗九年七月初二日（甲辛）”，《承政院日記》。

⑦ “高宗九年十二月丙子”，《承政院日記》。

⑧ “高宗十年十二月丁丑”，《朝鮮高宗實錄》（漢城：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63），第1冊，第431頁。

⑨ “高宗十三年十二月癸丑”，《朝鮮高宗實錄》，第1冊，第544頁。



與清人的交流，使他懂得清朝的應對之策，從而對他思想的轉變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閔妃執政、他被重用後，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培養弟子、宣揚開化思想提供了方便，也因此帶來了朝鮮思想界翻天覆地的變化。

## 二 祭拜顧祠與朴珪壽對顧炎武之認識

在北京期間，朴珪壽經常參加清朝友人的雅會，吟詩作賦，不亦樂乎。在諸多雅會之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在宣武門城南顧祠，共同祭拜顧炎武（1613—1682）。<sup>①</sup>這既說明清朝友人將他視作同道，也反映朴珪壽服膺顧炎武的學術思想。事實上，顧炎武的學術思想對朴珪壽影響深遠，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有助於他倡導開化思想。<sup>②</sup>

宣武門城南是清朝士人活動的重要場所，這裏不僅有慈仁寺（俗稱報國寺），也是當時北京最大的廟市和花市所在地，因此，會館雲集、書攤甚多，“京師書攤，今設琉璃廠火神廟，謂之廟市。考康熙朝諸公，皆稱慈仁寺買書，且長年有書攤，不似今之廟市僅新春半月也”<sup>③</sup>。故嘉道年間，清朝學人在此地成立了一些詩社團體。即如嘉慶九年（1804），原籍南方諸省小京官和文人，在此處創立宣南詩社。<sup>④</sup>後來又有“江亭文人”——“指道光九年至二十年以北京宣南‘江亭’為中心，由修禊、雅集活動而形成的士人群體。”<sup>⑤</sup>朴珪壽所結交的清朝學人亦不例外，董文煥、馮志沂、沈秉成、王軒、王拯、許宗衡、黃雲鵠等皆寓居宣武城南，亦參與各種詩社，時常聚會飲酒賦詩，議論國事。<sup>⑥</sup>這裏自然也是朝鮮燕行使經常遊覽之處，李尚迪、姜瑋等先後與宣南詩社、阮元學派、“江亭雅集”、常州地域文人和“顧祠雅禊”文人建立了廣泛聯繫。<sup>⑦</sup>

尊崇顧炎武始於嘉慶年間，阮元（1764—1849）時任國史館總纂，創設《儒林傳》，尊顧炎武為清學第一人。道光年間，學術風氣崇尚考據，“京朝士大夫好談考據訓詁，其後梅曾亮、曾國藩倡為古文，邵懿辰、龍啟瑞、陳用光、王拯、朱琦皆從之遊。一時為文者雖才力各有不同，皆接踵方、姚，尊尚義法，各以品誼相高”<sup>⑧</sup>。顧炎武因此被推為清考據學的第一人，極受推崇。由於顧炎武曾在康熙初年居住過慈仁寺，“康熙七年二月十五日，在京師慈仁寺寓中，忽聞山東有案株連……”<sup>⑨</sup>故道光二十三年（1843），在張穆（1805—1849）、何紹基（1799—1873）等人倡導下，京城士大夫在慈仁寺附近建顧炎武祠；咸豐六年（1856）又重修了顧祠。自顧祠修建後，每逢春秋佳節及顧炎武生日，京城學人都會在寺中舉行祭祀活動，延續數十年，顧祠也成為當時學人聚會的重要場所。<sup>⑩</sup>朝鮮使臣來華，儘管多來此地遊覽，但真正參與顧祠祭祀活動的並不多。朴珪壽兩次來華，皆參與了顧祠的祭祀活動，是值得關注的特例。

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適逢朴珪壽第一次來華，董文煥、沈秉成在慈仁寺置酒，邀王拯、黃雲鵠、王軒、朴珪壽，同祭顧炎武。<sup>⑪</sup>祭拜以後，朴珪壽寫了首長詩，記錄他的所思所想，題曰：“辛酉暮春二十有八日，與沈仲復（秉成）、董研秋（文煥）兩翰林，王定甫（拯）農部，黃翔雲（雲鵠）、王震舉（軒）兩庫部，同謁亭林先生祠，會飲慈仁寺。時馮魯川（志沂）將赴廬州知府之行，自熱河未還，後數日追至，又飲仲復書樓。聊以一詩呈諸君求和，篇中

① 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的編纂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008）；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第11章；段志強：《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② 王元周在《小中華意識的嬗變》第162頁強調了朴珪壽對顧炎武修身論的認同。

③ [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京師書攤》（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162頁。

④ 陳玉蘭：《清代嘉道時期江南寒士詩群與閩閩詩侶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第280頁。

⑤⑦ 潘兆海：《朝鮮詩人李尚迪與清代‘江亭文人’的雅集》，《延邊教育學院學報》5（2012）。

⑥⑩ 董壽平、李豫主編：《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董硯樵先生年譜長編》，第20—23、38頁。

⑧ [清]胡思敬《國聞備乘》（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25頁。

⑨ [清]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亭林佚文輯補·與人書》（北京：中華書局，1983），華忱之點校，第231頁。

⑩ 魏泉：“顧祠修禊與‘道咸以降之學新’：十九世紀官南士風與經世或學風的興起”。《清史研究》1（2003）。據此文考訂，從道光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首次祭祀開始，到同治十二年[1873]，每年的春季（上巳日前後）、秋季（重九前後）和顧炎武生日（五月廿八日）都有祭祀活動，一共舉行85次，參加過的京師士人達286人；其中，朝鮮使臣3人。段志強：《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第1—2章。



有數三字疊韻，敢據亭林先生語，不以爲拘云。”<sup>①</sup>這首長詩，既表達他對顧炎武之崇拜，也記錄他與清朝友人之交往；結合其他史料，有幾點值得注意。

其一，詩中表達了他前來中國的願望。作爲陳奏副使，儘管是首次來華，實際上他早有此心，所謂“半世方冊裏，夢想帝王州”，很想看看清國是何種狀況。到了之後，所見所聞，頗多感慨，“俯仰增感慨，隨處暫夷猶”，清國還是有“夷猶”之氣。

其二，與清朝所結交之士人，皆令他相當欽佩。“懷哉先哲人，日下多朋儔。契託苔同岑，聲應鼓響桴。”“嗟哉二三子，爲我拭青眸。廣師篇中人，不如吾堪羞。名行相砥礪，德業共綢繆。”諸位清朝友人向他介紹情況，彼此探尋學術，交流思想，交往融洽，故而他最後說“兩地看明月，肝膽可相求”。他們這種交往，既是個人間親密關係的體現，又是兩國友好的象徵。而且，這種交往已上升到外交的層面。朴珪壽以後在給沈秉成的信中，特批駁所謂“人臣無外交”之言：

仍念吾東之士有日下交遊，歸時兩相援據者，輒曰人臣無外交，以不敢頻頻往復爲義理。此最可笑！所謂外交者，豈人臣相交之謂耶！禮經本文，無有是說。若如彼說，則是仲尼不當與遽瑗通使也，叔向、子產、晏平仲皆不當與季札交也。豈有是哉！設或列國大夫有是說也，豈可比援於天下一家、四海會同之世哉！<sup>②</sup>

認爲他與清人交往天經地義，不應有絲毫非議。

其三，此次交遊，共同拜謁顧亭林祠，探討顧氏所開創的考據學，加深了對顧炎武學術的瞭解。“尚論顧子學，軌道示我由。坐言起便行，實事是惟求。經學即理學，一言足千秋。”更進一步論道：“訓詁與義理，交須如匹述。一掃門戶見，致遠深可鉤。”儘管清代學術漢、宋分明，但在他們的討論中，顧炎武並無漢、宋門戶之見，所以能夠成就學術大業。<sup>③</sup>以後在給沈秉成信中，進一步論述顧炎武學術道：

霞舉兄問君之尊慕顧師，爲其合漢宋學而一之耶？於斯時也，酒次忽忽，未及整懷，弟應之曰然耳。然弟之仰止高山，非直爲是故耳。讀《音學五書》、《金石文字記》等，而謂先生之道於漢儒；讀《下學指南》，而謂先生之宗仰宋賢。此政是王不庵所云後起少年推以博學多聞者也。先生所以爲百世師，卻不在此。而如弟眇末後學，蚤夜拳拳，最宜服膺勿失。惟是《論學》書中“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一語耳，子臣、弟友，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而終爲允蹈斯言，竟無虧闕，惟先生是耳。此所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逼者也。<sup>④</sup>

這裏朴珪壽更看重的是顧亭林學術對學人之指導，所謂非“經師”乃“人師”耳！朴珪壽將顧亭林視作人師，雖不是從漢、宋學術出發，實際上表達了更爲尊重之意。給沈秉成另函中，再次討論顧炎武著作：

亭林先生《下學指南》，不在於十種書等刊行之中耶……《日知錄集釋》，向亦攜歸細閱。黃汝成氏，誠顧門功臣，然其註釋處，往往有蔓及太多之意，未知論者以爲何如……有人示一函書，簽題《傳經堂叢書》，匣中四冊，乃凌鳴喈《論語解義》也……閱其書，蓋非闡明經術而作也。立心專爲詬罵程朱而曲解聖訓，以就已說，倡狂恣肆，無忌憚甚矣……而其所推重，乃以亭林、西河並舉而稱之，此又大可駭異。亭林之於宋賢，補闕拾遺，匡其不逮則有之；探原竟委，實事求是，以救講學家末流之弊則有之；何嘗詆背攻斥如彼所稱西河先生，而乃爲彼所推重乎！此在私淑顧師者所不可不辨，未審諸君子以爲如何。<sup>⑤</sup>

由此可見，他對顧炎武的著作相當熟悉，對顧炎武的學術思想頗有研究。對於清人凌鳴喈（嘉慶七

① 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蘧齋先生集》，第312冊，第355頁。下文凡徵引此詩者，不再作註。

②④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沈仲復秉成·辛酉”，《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蘧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80頁。

③ 清人之所以建顧祠，實與當時學術界調和漢宋之風相關（段志強：《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第3章）。

⑤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沈仲復秉成”，《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蘧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84頁。



年進士)《論語解義》誤解顧亭林學說,把他的學說與毛西河(毛奇齡,1623—1716)混為一談予以駁斥。且提及“私淑顧師”不可不辨,要為顧炎武正名。其維護顧炎武之學術思想,溢於言表。

他對顧炎武“私淑”之志,也為清朝友人所激賞,馮志沂詩中言:“亭林絕學世誰繼,海外乃肯珍遺編;嗟我童幼好奇服,一落紅塵三十年。”<sup>①</sup>乃是他們與朴珪壽相聚之時所作,明確點出顧亭林之學,將為海外儒士朴珪壽所繼承和弘揚。董文煥亦寫詩記此事:“朴君滄海客,眉宇塵壙外;新交既邂逅,舊學獲商兌。苔井識開成,炷禮展宿戒;言瞻顧老祠,更下張侯拜。儒林素仰止,年譜久心佩。……復此城南遊,歡娛亦無奈。”王軒作詩言曰:“因尋古寺考遺迹,更拓新祠俯郊甸。……酒半登高愴先德,中朝舊事徵文獻。”<sup>②</sup>朴珪壽詩中稱:“總是顧氏徒,端緒細尋抽。總是瓊脚友,判非薰與蕪。”將他一幫清朝友人都看成與他一樣是“顧氏徒”。歸國三年後,朴珪壽請人作《顧祠飲福圖》,開篇即言:“珪壽夙尚先生之學,歲咸豐辛酉,奉使入都,幸從諸君子祇謁先生,特設一祭。退而飲福於禪房,相與論古音之正訛、經學之興衰,蓋俯仰感慨,而樂亦不可勝也。”<sup>③</sup>此圖由朴珪壽請畫工作畫,分別畫出諸友人之畫像。這既是中朝文人交流的見證,也體現了他們彼此間的深厚情誼。

第二次來京之時,儘管董文煥等舊識皆不在北京,但結識了董文煥之弟董文燦,一同再赴顧祠。朴珪壽給董文煥信中提及,“弟再到都門,舊契無一人相對,其踽踽可知。令弟云,龕雖初面,便是宿交。追隨往還,賴不寂寞。共拜顧祠,又展慈壽佛像。兄及顧齋題墨,如接顏儀也。”<sup>④</sup>董文燦作詩道:“十載知名久,重來駐使車;論文從感激,報國在迂疏。坐對今人古,談深俗事除;酣紅勞餉飲,瓊報定何如。高士來韓國,前塵接詠樓;同臨金粟境,況值菊花秋(九月晦日,同人集慈仁寺,祀顧亭林先生,君亦與焉)。壇坫瞻先哲,琴尊紀勝遊;他時相憶處,還作畫圖留(君昔年曾繪懷人圖寄硯樵家兄)。”<sup>⑤</sup>可見,儘管是第一次見面,因為有董文煥的介紹,董文燦對朴珪壽久聞大名,一見如故,依然同祭顧炎武。

顧炎武被尊為清學第一人,緣於他在考據學上成就卓著,但深刻影響朴珪壽的則是在治學上講求經世致用、實事求是。這為日後朴珪壽倡導開化思想提供了學術根基和理論依據,也是朴珪壽如此尊奉顧炎武的原因。朴珪壽弟子金允植(김윤식, 1835—1922)對此評價說:

本朝人文之盛,莫如明、宣之際,垂三百年而得朴瓊齋先生。先生膺名世之期,挺有為之才,其學自于臣弟友所當行之義分,達之於天德王道,經經緯史,元元本本。其蓄積素養之具,既厚且深,然未嘗以文人自命,如有所作則必有為而發,非汗漫無實之言也……大而體國經野之制,小而金石、考古、儀器、雜服等事,無不研究精確,實事求是,規模宏大,綜理微密,皆可以羽翼經傳,闡明先王之道者也。<sup>⑥</sup>

其所言“實事求是”,乃清考據學之精核,也是顧炎武奉為圭臬的法寶。儘管每年前往北京的燕行使人員甚多,觀覽慈仁寺的朝鮮使行人員亦不少,但唯獨朴珪壽更熱衷參與顧祠的參拜活動,是唯一參加過兩次參拜的朝鮮使行人員。他之所以自詡為“顧徒”、“私淑”弟子,是因為顧炎武所提倡的“實事求是”的治學原則成為了他學術思想的主導,也是他倡導開化思想最重要的依託,並由此帶來了朝鮮近代思想的巨變。

### 三 重裝《九蓮菩薩像》與朴珪壽的對明情感

在朝鮮近代思想史上,“尊周派”由強烈的反清思明派人士組成,固守傳統的“華夷”觀,

① [清]馮志沂:“沈仲復編修招陪朝鮮朴恒卿小飲寓樓即席賦贈”,《西隴山房全集》,頁35b。

② [清]董文煥等:《韓客詩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李豫、崔永禧輯校,第177—178頁。

③ [朝鮮]王朝朴珪壽:“題顧祠飲福圖”,《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瓊齋先生集》,第312冊,第512頁。

④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董研秋文煥”,《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瓊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96頁。

⑤ [清]董文燦:“芸香書屋詩草·贈朴恒卿珪壽判樞”,《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董硯樵先生年譜長編》,第167頁。

⑥ [朝鮮]王朝金允植:“瓊齋集序”,《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瓊齋先生集》,第312冊,第313頁。



將朝鮮王朝視作明朝中華正統的繼承者，視清朝為夷狄，不願與清人交往。“北學派”人士試圖打破“尊周派”不切實際的做法，倡導向清朝學習，積極與清人交往。“開化派”則更進一步，在朝鮮面臨西洋與日本威脅之時，固然需要與清人交往，更重要的是設法與西洋和日本交往，學習先進的科技文明，以解決現實危機。<sup>①</sup>作為朝鮮思想界由“北學”轉向“開化”的關鍵性人物，朴珪壽燕行之時，有一件事雖被提及，卻並無詳說，即他寄五十兩白銀託董文煥為慈壽寺重裝明孝定李太后像。這看似普通的一件事，卻折射出他內心對明朝豐富的情感，也為解讀他思想的多元性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

朴珪壽第一次來京時，曾去慈壽寺遊覽，看到了殘破的《九蓮菩薩像》，引發他諸多感慨。慈壽寺，乃明神宗生母慈聖李太后（1540—1614）於萬曆四年（1576）所建。慈聖李太后出身貧寒，篤信佛教。傳說在萬曆十四年（1586），其寢宮慈寧宮中盛開了九朵蓮花，且她多次夢見一位騎着鳳凰、長着九頭的菩薩給她傳授九蓮經文，醒來後竟能一字不落地背誦，遂命鑄造一尊九蓮菩薩銅像，供奉於慈壽寺九蓮閣中。宮內外皆稱她為“九蓮菩薩”，僧人也傳她為九蓮菩薩下凡，從而確立她神聖的地位。<sup>②</sup>自此，佛教中就有九蓮菩薩，實乃慈聖李太后轉化而來，隨後成為佛教頂禮膜拜的神靈。有一次李太后生日時，“神宗出吳道子畫觀音菩薩，以佛像繪太后真容，奉安慈壽寺”<sup>③</sup>。此像是在絲絹上畫的，宮中裝裱後掛於慈壽寺的慈光閣中，這就是孝定李太后像，亦即《九蓮菩薩像》。

咸豐十一年，朴珪壽遊覽慈壽寺時，這裏早已沒有了往日的輝煌，原來“壯麗宏侈”之貌雖依稀可見，但寺中“荊榛瓦礫，滿目愁絕”，而太后像“塵積煤侵，五色黷味。審幘尾所記，蓋中世曾經有心人改裝亦屢矣，而今又弊弊已久”。看到這種狀況，朴珪壽內心極其難過，“周瞻歎息，竊恨客里乏貲，不能效區區之衷”。<sup>④</sup>後來給沈秉成書函中，詳述其心境曰：

向游慈壽寺，瞻九蓮菩薩像，歎息低迴者久之。像舊弊脫，嘉慶間重裝而藏之，別揭墨搨本供奉，法梧門記其事於幘傍。今不見墨本，而仍設畫本於壁間。塵沒煤醜，不幾何而將弊盡矣。如逢有心人，庶復得重裝而藏之，如梧門記中語，亦一段好事也。偶因境興想，牽連而及此耳。前書所云憂悖太息、欽羨難歎等語，弟不堪此幽鬱之病，聊以奉叩矣。不唯不賜以醫方，反謂同病增劇，不覺絕倒。吾儕皆書生也，平生耳目心口，不過幾卷經史殘帙，癡情妄想，每在許大學問、許大事業，一一於吾身親見之。及到頭童齒豁，薄有閱歷，自應知其不可，而消磨退沮。獨怪結習膠固，迷不知返，發言處事，到底不合時宜，又不自悼，而聊以自喜。竊幸心性之交，同此病根，可謂吾道不孤。好笑好笑！<sup>⑤</sup>

可見，自從見到殘破之《九蓮菩薩像》後，他當時就想重裝，以還其原貌，但因囊中銀兩有限，故而一直記掛於心。五年之後，他被任命為平安道觀察使時，方籌集到五十兩白銀，於是當即將錢寄給遠在北京的友人，託他們重裝《九蓮菩薩像》。其自言：“逮丙寅之歲，按節滄瀋，白金五十，遠寄所交遊者沈秉成、王軒、黃雲鵠、董文煥，託以重繕裝池。又託拓揭碑像，而匣藏畫幘，為久遠之圖。”<sup>⑥</sup>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三日，朝鮮使臣李豐翼給董文煥送來朴珪壽的信函，珪壽囑董文煥及其他友人代其重修慈壽寺李太后像。《董文煥日記》載：“朴齋致研秋函，囑重裝修慈壽寺藏明孝定李太后像。”<sup>⑦</sup>不久，又收到他寄來的五十兩白銀，北京諸友咸推董文煥具體負責此事。

同治六年四月底，董文煥與王軒來到慈壽寺，尋找九蓮菩薩像，因主僧不在，未果。五月初三日，僧秀章攜此畫到董文煥家中，董文煥遂找裝裱工重裝。為了滿足朴珪壽的要求，董文煥又

① [韓]琴章泰：《韓國儒學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韓梅譯；張敏：《韓國思想史綱》。

② 周紹良：“明萬曆年間為九蓮菩薩像編造的兩部經”，《故宮博物院院刊》2（1985）。

③④⑥ [朝鮮王朝]朴珪壽：“孝定皇太后畫像重繕恭記”，《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璣齋先生集》，第312冊，第367頁。

⑤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沈仲復秉成”，《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璣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83頁。

⑦ 董壽平、李豫主編：《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董視樵先生年譜長編》，第113頁。



找到拓工將碑亭中的《九蓮菩薩像》及《魚籃觀音像》拓印下來，剛好花費五十兩白銀。五月二十四日，董文煥作《重裝九蓮菩薩像畫像歌》並與兩拓片，一併寄給朴珪壽。歌曰：“海東故人昔謁拜，撫迹感事心涕零。兼金附書來千里，精誠歷告語叮嚀。替囊篋筒戒僧守，巋然屹共雙碑亭。墨本重拓代張壁，朝夕頂禮虔香聲。作歌紀事報我友，時夏五月歲丁卯。”<sup>①</sup>記錄此事的經過，並對朴珪壽表示尊敬之情。

朴珪壽之所以對於這幅殘破的《九蓮菩薩像》如此用心，他自己道出了原因：在《孝定皇太后畫像重繕恭記》文中，他引述顧炎武的一段議論說，明神宗在泰山碧霞元君宮旁築一殿以奉九蓮菩薩，崇禎帝再建一殿以奉生母孝純劉太后，但明朝滅亡之後，“宗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慢焉”，但這二殿“獨以託於泰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無敢不合掌跪拜”，如果祇是稱明皇太后，則“固未必其能使天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言辭之間，顯示出深深的落寞與失望，也是作為遺民內心的悲感之感油然而生。最後論之曰：

嗚呼，亭林之言，正大如彼，至其末段，豈曲為之說哉！蓋亦遺民沉痛悲苦之情，則惟幸母后之像，儼然依舊爾。珪壽自顧亦左海後民，而得瞻遺容於黍離蕪書滄桑之墟，彷徨踟躕而不能去，奚暇以儒生之見，敢為規規之論哉。<sup>②</sup>

表明他重裝李太后像之心境，與顧炎武之心境如出一轍。

作為朝鮮思想史上具有標誌性的人物，朴珪壽依然自認為是明朝“左海遺民”。明朝滅亡以後，朝鮮王朝長期堅持尊周思明的理念，以為明朝對於朝鮮有永世不能忘的大恩大德，這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朝鮮君臣尊奉的基本理念。<sup>③</sup>這種明遺民心態如血液一般，是朝鮮儒士一種基本的特質，不管他們思想上有過怎樣的變動，倡導如何改變現狀，一旦觸及明朝，基本上都一致被表現為懷戀、感激與悲感。朴珪壽的這種心態，尹定鉉有更深入的解說，其曰：

噫，中州士大夫之情，斯可以見矣。其必謂東國之義，高出於檜曹之上，何也？匪風作於西周之末，而封畿之近也；下東作於東遷之後，而同姓之親也；先王之遺澤未沫，而為諸侯所侵暴，其發於謳吟固宜也。聖人猶垂錄之，以為變風之終。東國則海外屢千里之遠，而域內靖謐，無所困苦。乃感慕東援之德，若身親當之，殆三百年而如一日。若聖人復作，華衰之衰，必逾於檜曹。東國之廣於天下，自肅齋始。惟我邦人世世子孫，勿替斯義，一以肅齋之心為心也。萬曆壬辰後二百八十一年壬申六月之望，東海遺民尹定鉉恭記。<sup>④</sup>

尹定鉉也自稱“東海遺民”，這是朝鮮儒士對明朝的基本心態。

在收到董文煥寄來的拓片之後，朴珪壽將其全部放在煥章庵和佛寺之中。其曰：“臨池像一幀、魚籃行像一幀、瑞蓮賦一幀，奉藏於華陽洞煥章庵，丙子（1876）八月謹記。又三幀，乙亥（1875）秋，奉藏於金剛山神溪寺。”<sup>⑤</sup>華陽洞乃朝鮮儒學大師宋時烈（송시열，1607—1689）晚年隱居之所，他將華陽洞變成朝鮮儒林尊周思明之場所。1704年，他的弟子權尚夏等人在華陽洞建成萬東廟，供奉明朝皇帝牌位，並奉宋時烈等人神位。萬東廟附近有一小屋，名為煥章庵，乃當時專藏明朝皇帝御書及朝鮮宣祖、肅宗、英祖有關明帝手迹之所。其貯藏這些手書，使“數楹之屋，雖巍然寄置於山中，其所奉寶墨之光榮，常爛然輝映日月，發而視者無不怵惕徊惶，流涕稽首，相與勉戒，以明天理、正人心，則列聖之澤，又可以悠久如天地矣”。<sup>⑥</sup>以收藏明朝皇帝字畫、日曆，或原件、或拓本、或模本、或印本，保留明朝遺風，寄託其幽思感恩之情，明天理、正人心。正如鄭鴻所言：“皇明屋社甲子已一週矣，典章文物邈然無徵，矧其太平盛際，如

① 關於朴珪壽出資幫助重拓《九蓮菩薩像》之事，汪藝朋、汪建民：“北京慈壽寺及永安萬壽塔”（四），《首都師範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5（2012），有論及。

②⑤ [朝鮮王朝]朴珪壽：“孝定皇太后畫像重繕恭記”，《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璣齋先生集》，第312冊，第367頁。

③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第82—85頁。

④ [朝鮮王朝]尹定鉉：“孝定李太后像幀改裝記”，《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梓溪先生遺稿》，第306冊，第119頁。

⑥ [朝鮮王朝]成海應：“華陽洞記”，《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研經齋本集》，第2冊，第276頁。



若天授時協月正日之制，欲尋其仿佛於影響之末，何可得也？此後人所以寓感於匪風下泉之思，愈遠而愈切矣。”<sup>①</sup>正因為如此，朴珪壽在得到了拓片之後，主動將其供奉於此，深深地說明他內心依然尊奉明朝、敬奉明朝，是一種自發自覺的行為。

令人奇怪的是，對於重裝《九蓮菩薩像》、將董文煥寄來的拓片一併藏於華陽洞之煥章庵這件值得稱頌之事，他從不與人提及。究其原因，他在給洪一能的函中道出了苦衷：“此事從不與知友說道，蓋恐翻轉不已，弄出唇舌，吾甚懼之也。今於兄書，有語及長春寺拜像事，故聊此及之。”<sup>②</sup>朴珪壽的這種擔心，深刻地反映了當時朝鮮國內的複雜境況。一方面，因為大院君撤廢萬東廟，而他將從中國寄來的拓片藏於萬東廟附近的煥章庵，表明他有違反政令之嫌；另一方面，無論是尊周派、北學派還是開化派人士，對於明朝的情感基本上沒有區別，祇是因為對於清朝與西方認識的不同，纔導致彼此間的紛擾與爭論，而作為開化派的關鍵性人物，儘管朴珪壽做了一件可能令尊周派人士刮目相看的事情，但又擔心因此帶來其他人的誤解，故而絲毫不敢跟人提及，祇是默默地完成，以求得內心的安寧。此事對於朴珪壽而言非常重要，既表達他對明朝的情懷，又體現他與清朝學人之情感。祇是清朝友人幫他料理此事之時，未必知道朴珪壽內心的真實想法。

#### 四 使行間對西洋的關注與朴珪壽思想的轉變

朴珪壽使行期間，積極主動與清人交往，其中一個中心議題就是西洋問題，尤其是第二次前往燕京，因為有過兩次與美國船隻的接觸，使他深刻認識到加深對西洋瞭解的重要性。隨着對西洋認識的加深，使朴珪壽漸漸萌發了開化思想，從而最終成為開化思想的重要倡導者。

第二次燕行，他結識了彭玉慶（1816—1890）、崇實（1820—1876）、萬青藝（1821—1883）、吳大澂（1835—1902）等清朝官員，他與萬青藝關係最為密切。萬青藝先後做過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武英殿總裁等，位高權重，當時朝鮮使臣多樂於與他交往。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朴珪壽在給萬青藝函中提及西學之書曰：“竊觀天下大勢，終古未有岌岌如今日。此何故也？有所謂《中西聞見錄》者，流出東方。未知此為華人之翻譯洋文者耶，抑洋人今皆能通漢文而為此歟？恐未必然，必華人之翻譯也。誇精巧矜新奇，種種津津，無非使人豔羨。吾非謂盡是虛誕，而所歎息者如非華人之日走彼中，為其僂導，為其役使，則何以有此等文字耶！華人之所以至此，豈非由乎道術壞裂！昔賢之苦心矻矻明天理正人心者，都歸於陳腐，而別開門戶，爭驚新奇。此其流弊，乃至於此者耶！”<sup>③</sup>函中所評價的《中西聞見錄》，由美國傳教士丁禮良（W. A. P. Martin, 1827—1916）主編，設有天文、地理、物理、化學、醫學及各國近事等欄目。這份雜誌由廣學會散發，在當時頗有影響。<sup>④</sup>顯然，朴珪壽讀過此雜誌，故有體會。

關注西洋事務，是朴珪壽第二次燕行的重點，這可以從他回國後向高宗詳細的稟報中看出：

臣到燕京，聞有中國送使法國之事云，故詳細探問。則法國之人屢求中國之送使通好，則以天津欽差大臣崇厚派定。以庚午十月發行，乘火輪船，不數月至其國。則法國王已被布國擄去，而其國更立新君，則中國之使致命於新君而還。適歷英國、美國等各國，今年四月，回還覆命云。蓋其各國，互相攻擊，爭戰不息，即其俗習。而今亦有布法相戰之事，故其留在中國者，亦似不暇於交易賣買之務，而稍斂其橫行縱恣之氣矣。大抵洋夷之來居都中，今既多年，而當初則洋貨賣買甚盛矣。近日則中國人皆覺洋物之徒眩人眼，不中實用，故不甚與之交易，洋人以此失利。向於江南用兵時，中國多買洋炮，用於戰陣，而洋人以造炮得利矣。近日則中國仿造洋炮，極為便利，不買彼炮，洋人又為失利；向來則中國商賈

① [朝鮮王朝]成海應：“華陽洞記”，《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研經齋本集》，第2冊，第28頁。

②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洪一能”，《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藏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69頁。

③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萬庸度青藝”，《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藏齋先生集》，第312冊，第498頁。

④ 李娟：“丁禮良與《中西聞見錄》”，《中華讀書報》2009-12-22。



費用火輪船，故洋夷以此得利矣，今則中國亦仿造火輪船，而不復費用，彼又失利；向來則彼以鴉片煙得利矣，今則中國亦種花制煙，故彼又失利。彼夷以通商交易之計，到處多建房屋，所費甚多，今既事事無利，則房屋所費，亦無充償之道。見今事情，漸有倦歸退去之勢云。燕中物論，或有如此等說，而亦難的知其必然矣。<sup>①</sup>

從這段重要的彙報中，結合相關材料，可見幾個問題：第一，他這次主動跟崇厚（1826—1893）之兄崇實交往。崇實、崇厚皆是滿人高官，以往朝鮮人幾乎不與滿人交往，而朴珪壽在得知崇厚曾出使法國後，主動跟崇實交往，目的在於打聽崇厚出使情形，所以也就不顧及是漢人還是滿人了。朴珪壽與崇實交往相當密切。儘管其《璣齋先生集》中祇收錄兩通致崇實之函，但言辭之間相當親密。第二封信乃是其離別後四年所寫，其曰：“都門一別，居然四換星霜矣。半畝清燕，上溯金源，契託同岑，義證兄弟，盡是稀世奇緣也。每一追憶，夢想依依。向歲鴻便，雖有書函往復，竟是誰人代筆。不見閣下心畫，甚以為恨。吾儕心心相照，何必倩人修飾文字為哉！願勿哇咤。”<sup>②</sup>第二，他深切瞭解到當時清朝洋務運動的情況。原本西洋想跟中國貿易，出售洋槍洋炮、火輪船，但中國漸漸都學會如何製作了，就無需向洋人購買，所以，西洋在與中國的貿易中逐漸失去優勢。這恰好給朴珪壽提倡開化，提供了極好的事例。第三，正因為在中國貿易幾無利可圖，洋人皆有去志。此外，他還從與清人的交流中，獲知“布法”戰爭（即普法戰爭）之概況。

通過觀察以及與清人交流，朴珪壽改變了對西洋的認識。他認識到：“洋夷其志不在土地，專主通其商、行其教而已”，為他主張開放通商等思想提供了基礎。對於洋教信徒，他持寬容態度，“其在平壤時，朝廷方大斥西教，所在教人，令搜殺無遺。平壤素多奉教之民，公曰民不蒙教化之澤，背正趨邪，苟能導之以善，皆吾良民，多殺何為？遂不戮一人”。<sup>③</sup>高宗初年，對於洋教大肆懲處，捕殺教徒，成為慣例，而他對此加以反對。高宗十二年（1875）正月，日本國使至東萊，請納書契。事實上，早在高宗五年（1868），日本皇室“復權對馬守，以其國書通於朝鮮禮曹，朝鮮王廷以書非舊式卻之”，竟持續七年之久，始終不受；“日人大為挾憾，使船絡繹深入內港，事將不測。公雖在散位，不忍見國家之危，抗論鄰好不可不修，書契不可不受，屢警主務，時議猶漠然不以為意。又拖至一年之久，竟乃迫而後受之”。<sup>④</sup>可見，在國事上，朴珪壽早有先見之明，主張積極與日本接觸，開展外交談判，以緩解其軍事威脅，這可以說是他開化思想的具體實施。

綜上所述，19世紀後期，作為與中國有特殊關係的近鄰，李氏朝鮮與中國一樣，也面臨着西方殖民者的東來。這既需要仰仗中國清王朝的支持，也需要積極思考應對之策。而作為朝鮮思想界信奉“北學”的關鍵人物，朴珪壽的兩次燕行，適逢中國為應對外敵入侵而逐步實行洋務政策——學習西方的“改良”，他所接觸的清朝士人也或多或少對於洋務有所瞭解。這使得經歷過多次“洋擾”的朴珪壽如何對解決朝鮮面臨的問題受到很大觸動和啟發，更帶動了整個朝鮮思想界的轉變。他的第一次顯祠祭拜與慈壽寺遊玩，既表達他對顧炎武的敬仰，又給他追求實事求是的學風提供了學術淵源，也為他表達對明朝的感恩心態找到了某種藉口。顧炎武實事求是的學風，恰恰是朴珪壽倡導開化思想的精神內核，為他倡導開化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而第二次燕行，更是集中關注西洋問題，通過與諸多清朝友人的交往，多方打聽到了西洋的情況以及清朝實施洋務運動的效果，為他在朝鮮提倡開化思想提供了事實參證。他又將自己的思想傳授給弟子們，進而影響了整個朝鮮近代思想的轉向。

① “高宗九年十二月丙子”，《承政院日記》。

② [朝鮮王朝]朴珪壽：“與崇樓山實”，《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璣齋先生集》，第312冊，第500頁。

③④ [朝鮮王朝]朴珪壽：“節錄璣齋先生行狀草”，《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刊·璣齋先生集》，第312冊，第314頁。